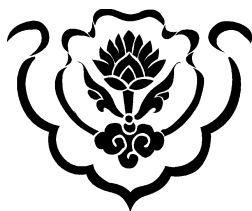

中国历代美学文库
明代卷
中 册





妮古录(选录)

陈继儒

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，对于今天研究美学史有一定价值。

本文库所录文字，采用的

序

予寡嗜，顾性独嗜法书、名画及三代秦汉彝器、瑗璧之属^[1]，以为极乐园在是。然得之于目而贮之心，每或废寝食，不去思，则又翻成清净苦海矣。夫癖于古者，发篋^[2]，椎冢墓，帝王而巧赚僧藏，文士而夺人好^[3]。及其究也，至化为飘风冷烟而不可得。夫至于化为飘风冷烟而不可得也，则收藏家絨扃封闭^[4]，传之后世可谓古人之巧臣。赏鉴家批驳其真伪丑好，穷秋毫之遁情^[5]，振夏虫之积^[6]，可谓古人之直臣。余无长能，见而辄记之。此虽托之空言，亦不可谓非古人之史臣也。杨用修云^[7]：“六书中有‘妮’字，软缠之谓。”乃笑以妮古名录。

校 注



卷之一

高皇帝燕处武楼中^[1]，詹同在左右，偶理竹事^[2]。帝曰：“竹之类其亦多乎？”同对曰：“其实晋戴凯之谱五十余种。或根如盘轮，或节若束针，或细则胜箭，或钜可为舟，有未能历举者。大概其色皆青，其体皆圆也。惟吴越山中有名方竹者，最为异，四棱直上，弗偏弗颇，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^[3]，以故士大夫爱之，往往采而为筵^[4]。”即退获一枝以献帝，摩挲观之，亲翰墨草

宣庙时^[5]，磁器及蟋蟀澄泥盆最为精绝。两宫火，藏金流入铜中，镕而为炉，故后世伪造者，迥不能及。

江南好古之端，说者以为起于南唐，不知吾乡陆士云已先创之^[6]。其貽兄士衡书云^[7]：“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，床、荐席具，寒夏被七枚，介帻如吴帻，平天冠、远游冠具在。严器方七、八寸，高四寸余，中无鬲，如吴小人严具状^[8]，刷腻处尚可识，批剔齿织皆在^[9]，拭目黄絮二在垢，垢黑。目泪所沾手衣卧笼^[10]。挽蒲棋局、书籍亦在。奏案大小五枚，书车又作欹案以卧视书^[11]。扇如吴扇，要扇亦在书籍，想兄识彦高书籍甚似之。笔亦如吴笔，砚亦尔。书刀五枚，琉璃笔一枚，所希闻。景初三年七月，刘婕妤析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。器物皆素。今送邺宫，大尺间数前已白



其穗帐^[12]，及望墓是清河，时台上诸奇变无方。常欲向曹公使赋得上台，而公但以变谲因旋避，若焚台当云何，此公似亦不能止。文昌殿北有阁道，去殿文内中，在东殿东，便属陈留王，内不可得见也。一日，三上台曹公公藏石墨数十万斤，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，中人不知。兄颇见之不，今送二螺^[13]，省曹公遣事，天下多意长乃当尔作弊。屋向百年，于今正平夷塘，乃不可得坏，便以斧斫之耳。尔定以知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也。近日复案行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签一个，今送以见兄。于道有古方泉，其铭如此，不审兄颇会见其书，种稷不近，因鲁引以问。秘书中谨启。”

吴中宣德间，尝织
落花流水，充装潢卷册之用。

王献之
而又晋工刻之。若兰亭则冯承素、赵模、韩道政、诸葛贞等钩摹，而又唐工镌之。所以精神气韵 然不侔也^[14]。献之刻此石以端砚，及交螭铜壶为殉，帖前有砚影。

余见铜虎符仅二寸许，虎各半，合而为一。色如碧羽，微带黄金。
余于项玄度家见官窑人而杯，哥窑一枝，哥窑八角把杯，又哥窑乳炉。又白玉莲花胭脂盒。又白玉鱼盆。又倭厢倭几。又宋红剔桂花香盒。又水银青绿鼎。铜青绿提梁卣，盖底皆有款。又金翅壶。又商金鹏尊，有四螭上下蟠结，而青绿比他器尤翠，皆奇物也。是日为乙未八月二十有五。

马远画竹下有冠者道士，持酒杯，侍以二童，一鹤在烟泉之间，上有诗云：“不祷自安缘寿骨，人问难得是清名。浅斟仙酒红生颊，永保长生道自成。赐王都提举为寿。”上有辛巳长印，下有御书之玺。

世人爱书画而不求用笔用墨妙。有笔妙而墨不妙者，有墨妙而笔不妙者，有笔墨俱妙者，有笔墨俱无者。力乎？巧乎？神乎？胆乎？学乎？识乎？尽在此矣，总之不出蕴藉中沉著痛快。

文裕陆严山云：“予往谪延比平归，宿健阳公馆。时薛宗铠作令，与小酌堂后轩。是岁闽中大雪，四山皓白，而芭蕉一枝，横映粉墙，盛开红花，名美人蕉。世称王维雪蕉画为奇格，而不知冒雪看花，乃实境也。”

玄宰携示北苑一卷^[15]，谛审之^[16]，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，有鱼入市漉鱼者。玄宰曰：“境耳。”又云：“余曾游潇湘道上，山川奇秀，大都如此图。而是时方见伯时



《潇湘卷》^[17]，亦复效之作一小幅。今见北苑^[18]，乃知伯时虽名家，所乏苍莽之气耳。”宋

朱圭，字伯盛，昆山人。师濮阳吴睿大小篆，尤善摹刻。凡吴下碑板，多出圭手。然非其人，圭不屑也。又喜为刻印章。茅山张外史嘉圭锡之名方

铁。圭尝取宋人王顺伯并元赵孟頫、吾子竹二家印谱，吴睿所刻印文，并附自制私印，纂例为书，名曰

生所刻名文也。性孤洁，不娶终。

董玄宰血侵周玉，中刻一小山四面绕以水文，四寸长。予谛审之，此冒圭也。

作伪者也。冒古帽字。今玄宰者其形如帽，亦约有四寸。山水者，河山带厉也。玄宰大以为然。

古人论云，有双钩悬腕等语，李后主又有拨镫笔法^[19]。凡论此知必不能书，政所谓死语不需参也，要决在提得笔起，于转处着力。

六一居士极好书^[20]，然书不能工，大都书有不可学处，亦犹画家气韵必在生知。禅家所谓无师智不可强也。

缪贞，字仲素。善篆、隶、真、行书。虞山碑刻，多贞手迹。尤嗜古，凡三代、汉、唐器物，悉能购藏。尝得宋内藏绍兴丁巳邵谔所进述古图砚，因以述古名堂，黄晋卿为之记。子侃，字叔正，亦好文。

东坡跋宋汉杰画云：“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，往往只取鞭策皮毛，槽枥，无一点俊发。看数尺许便倦。汉杰真士人画也。”东坡此言得鉴画之髓。

紫阳方氏曰：“人主之堂曰殿。自秦始，纳陛以登。谓陛十六级，在殿前屋檐之下。即陛也。平者，车辇上下也。君步上堂下堂，则侍御者以玉环引其手，小臣不敢执君之手也。今通以大玉环为掘奴，亦不考古之故欤。”

校注



“宣德炉”为今工艺精品。

同具文名，时称“二陆”。

短刀弓矢。”

卷之二

吴伯度家有灵璧石，高七尺、阔五尺，后刻元章题云：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题。又有篆云：“泗滨浮玉。”

子高世安自钱塘至苏州。十余年，石已破数片，以铁束之，后亡矣。或云唐公主以伪本易之，不曾落入昭陵中。

吕东莱畜犀带一围^[1]。文理缜密，中有一月影，过望则见。盖犀牛望月之久，故感其影于角。



项希宪藏石田水墨三桧卷，极奇。翁后大字跋云：虞山至道观有所谓七星桧者，相传为梁时物也。今仅存其三，余则后人补植者。而三株又有雷震风者尤为异，真奇观也。暇中与子史永龄往观焉，永龄因请图之归，而为翁西村先生之玩。盖以西村未尝见也。并写归途所得诗于后，西村宁不有以教我乎：昭明台下芒鞋紧，虞仲祠前石路回。老去登临夸健在，旧游山水喜重来。两干草爱将相发，春浅梅嫌瑟缩开。传取梁朝桧神去，袖中疑道有风雷。时成化甲辰人日沈周。

宋化卿檀香大士，约尺许。衣褶皆吴道子。二树根承之，上者如屋，下者如马。远画山水浪头涡，刻楷书陀罗尼经于左方。

蔡伦笺纸，有玉版，有贡余，有经屑，有表光。玉版、贡余杂以零布、破履、乱麻为之，惟经屑、表光非乱麻不用。

宋时有鸡毛笔、檀心笔、小儿胎发笔、猩猩毛笔、鼠尾笔、狼毫笔。

米南宫^[2]，陈叔方尝寄云林简云^[3]：“此图拙古，俗眼罕识。前辈尝评其画云：大米造妙入无言。云林胸次清旷，笔意萧远，当咄咄逼真矣。暇日能寄小立轴一纸否耶？”

宋人以墨丝织楼阁，精于刺绣，真古之所谓丝绝针绝。

高子勉记龙眠李亮工家藏周画^[4]，兼有宫禁富贵气象，旁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。亮工官长沙，而黄鲁直谪宜州^[5]，过见之，叹爱弥日。后此画遂归禁中。余于王伯处见周景，而清态袭人，上有高宗题

汉玉佩^[6]，皆卧蚕文，自首至尾稍曲而锐。沈存中云^[7]：“当如茝兰之叶^[8]，但今不复见耳。余一见于张黄门之子起之。一见于璩仲玉。张长，璩短。子从角，想玉者又贵人所佩也。

吴门丹泉周子能烧陶印，以埴土刻印文，或辟邪龟象，连环瓦纽，皆由火范而成，色如白定而文亦古。

乙未十月初四日于吴伯度家见百乳白玉觥^[9]，觥盖有环，贯于把手上，凡十三连环，吴人陆子冈所制。

文人之有砚者，犹美人之有镜也，一生之中，最相亲旁。故镜须秦汉，砚必宋唐。

蔡圭得三代以来鼎钟彝器^[10]，无虑千数，有文》



陆友人旧得古铜印一纽^[11]，以示元镇辨之。文曰：陆定之印，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。友人没，仲安谒元镇赋焉，有古诗载

唐有鱼子笺。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，有杏红露、桃红、天水碧，俱研花竹、鳞羽、山林、人物，精妙如画^[12]。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，士大夫甚珍之。范成大云^[13]：“蜀中粉笺，正用吴法，元有春膏、水玉二笺，色尤奇。又以纸作蜡色，两面光莹，多为大藏经传流于世。故有宋笺、元笺之称。近年所造者幅小于昔，虽便于用而无古法。”

项氏藏一古钱，甚绿，楷书“赵将廉颇”四字，其阴一马。秦汉皆篆隶，不应有楷，故是后世镇魅之物。

董玄宰云：“吾松书自陆机、陆云创于右军之前，以后遂不复继响。二沈及张南安、陆文裕、莫方伯稍振之^[14]，都不甚传世，为吴中文、祝二家所掩耳。文、祝二家^[15]，一时之标，然欲突过二沈，未能也。以空疏无实际，故予书则并去诸君子，而自快不欲争也，以待知书者品之。”

◎ 环内之空处，名之曰好。玉之圆者为肉，其大者璧也。肉倍于好，孔小而身大。璧之用亦甚大。◎ 此环也，肉好若一谓之环，肉内孔之与玉之肉等也。此瑗也^[16]，好倍肉谓之瑗。

故曰半璧谓之璜，亦玉环之半者也。

校注

婺州

著有



书法，善作诗，有

指明代学者、书法家张弼，字汝弼，号东海。华亭人。曾官南安知府，故董其昌称之为张南安。陆文裕：指明代著作家陆深海人。书学李邕、赵孟 。



戏题三绝

万象春

万象春

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历官山西布政使，卒赠右都御史。

家春，”误，据

吟坛高踞恣清狂^[1]，血性文章自主张。

放胆为诗空倚傍，不知谁霸与谁王！

不分宗派与趋时，老子胸中自有诗^[2]。

一任性灵谁意写，清奇浓淡也相宜。

平生气节著文章，风骨高骞驾汉唐。

万卷诗书方读破，骚坛无主自称王。

校注



王亦泉诗序

叶向高

叶向高，生卒年不详，字道卿，福清

忠。有

本文库所录文字据影印本

亦泉王先生者，先大夫同选于乡之兄弟也。吾郡选者十余人，今仅五六先生存。小子每至三山^[1]，此五六先生迭饮食教诲之，比于犹子^[2]，曰见孺子如见而父哉^[3]：小子泫然泣下，日从之游。而王先生年最长，最好称诗，间谓孺子评吾诗而序之。小子谢不敢，然竟不能废王先生命也，乃为之序。序曰：孔子称至春秋而诗亡^[4]。诗盖甚难矣，而近世率易言之。其易言之也，失在于尊唐。唐于诗称律令矣，尊唐奚失也？尊之而至于摹，摹之而转相仿以成风，不复知本末性情之谓何，则尊唐之失也。故 藪之夫而摹其靓丽，快心之子而摹其忧危，竞逐之士而摹其简远，登高摹旷，惜别摹愁，吊古摹伤，甚者身居宋后，语必唐先。至使五季以来数百年衣冠文物之雅，旷绝幽奇之事，不一入词人之笔端。则是学迁史者不纪东汉^[5]，而源流三百者必举春秋以前之故实也。以故摹之愈似，合之愈舛。不知其舛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，此所以易言诗也。夫惟大雅君子在其内而遗其外，得其神骏而忘其皮毛。不合为合，不似为似，则今王先生其人哉！王先生之才力，俯而逐时以自诡于唐，行当速肖，宁论优孟。乃王先生不为也。其诗务景传于情，情传于事，事传于时，意得而成声，语到而成韵。其用事不避宋而其造语不袭唐。工拙得失，无介乎胸中，而卒亦无失乎其为工。先生固善学唐人而深于



诗者也，而先生固未尝易言诗也。先生少负俊才，抵掌谈天下事，乃竟失一第。官仅别驾，而再左迁。即未称穷愁，亦因先生甚矣。乃先生归来，甚适。从二三友人，结社命觞，绝无愤抑不平之气微见于篇什中。世言诗以穷愁工^[6]，如王先生固能为穷愁而不能为穷愁也者。此乃工之工也。余小子不能诗，然少受诗于先大夫，先大夫称诗篇，推明三百篇，不甚尊唐人。先生尊唐人矣，而不之摹，意盖有进乎此者，得无与先大夫同乎？余是以从先生游，序其诗，徒守旧闻，因重有感于存亡之际也。

校 注

而诗亡，诗亡，然后春秋作。”“孔子称”云者，似叶向高误记。

篇”。“源流三百”指用诗的形式抒情言志。

内有幽思感奋之郁积，其兴于怨刺……写人情之难言，盖愈穷则愈工。”



解脱集题词

虞淳熙

虞淳熙

一年

王世贞，于同辈中最心折汤显祖、屠隆，诗文喜搜挟奇文僻句，时有牛鬼蛇神之诮。尝自言：“吾文似古而不似古者，皆我胸中语耳”。有卷。

本文库所录^[1]，据
局 1935 年版

大地，一梨园也，曰生，曰旦，曰外，曰末，曰丑，曰净。古今，六词客也。壤父而下^[2]，不施粉墨，举为“末”^[3]；陈王作“净丑”面^[4]，然与六朝初唐人，俱是“贴旦”^[5]；浣花叟要似“外”^[6]，李青莲其“生”^[7]乎？任华、卢仝诸家，半“丑”半“净”^[8]；而乐天、东坡，教化广大^[9]，色色皆演；王维、张籍，韩子苍，所谓“按乐多诙气”，率歌工也。袁中郎自诡插身净丑场^[10]，演作天魔戏，每出新声，辄居“主客图”首席^[11]。人人唱^[12]，听之那得不骇？至抵掌学寒山佛^[13]，长吉鬼^[14]，无功醉^[15]，士并谓为真，乃中郎且晒好音不好曲矣。头脱乌纱，足脱皂舄，口脱词^[16]，身脱子之队^[17]，魔女魔氏，唯其所扮，直不喜扮法聪^[18]。若活法聪，则唱落花人是顾^[19]，阎老无如予何^[20]。中郎畏阎老哉？波波吒吒声^[21]，几许解脱，中郎定不入畏。万历丁酉夏五月^[22]，甘园净居士虞淳熙长孺题，门人张士驥书。

校 注

七牋，坚求解官。此年春，获准。“解脱”名集，志其事也。

相貌、气质、品格上不同凡响的人物。净丑勾脸最讲究。陈王，曹植的封号。

喻杜甫“沉郁顿挫”的诗风。“浣花”是杜甫成都草堂边的一条溪水名。

神，李白号青莲居士。

类按成就推出一人为“主”，其余分别归入“升堂”、“入室”、“及门”，为“客”。
首席即“主”。

六言绝句体，首句例用“回波尔时”四字起。

一日，大雉。选中黄门子弟十岁以上、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子弟。”

《四分律》

“官长尊如阎老”。

明

代

卷

中





得动，唯唇得动”，作声“波波”。



郁冈斋笔麈 (选录)

王肯堂

王肯堂，生卒年不详，江苏金坛人，字宇泰，号损庵，万历十一年

学，著有
本文

苏长公

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食。^[1]余平生四见长公手书真迹，皆作“食”。而俗刻妄改为“适”，可恨也。“食”字之义，世罕解者，王州公以之，亦非是。按内典言^[2]：一切有情皆依食住。其释“食”字云能生喜乐增益身心。故^[3]：眼以眠为食，耳以声为食，鼻以香为食，舌以味为食，身以细为食，意以法为食，淫以无放逸为食。然则“耳得之而成声，目遇之而成色”，正是食义耳，细味之乃知其用字之妙也。

王州先生文章、气节、风流皆当代大家，其汲引后进，有海岳不让涓埃之意，自当于古人中求之。然世人每比之苏长公，则余窃不谓然。无论其它，即读其文章，州尚微，有纱帽山人气，长公虽奎坡玉堂贵人^[4]，自是从十洲三岛谪来者，何可同日道也？

校注